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3月1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□
编辑：向平
编：陈丽

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黛玉的情商

□闫红

向来公认宝钗才是大观园里情商最高的那个，黛玉则反之，但如果你不带任何预判地读小说文本，会发现，黛玉的情商超过绝大多数人——当然，首先得说明，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机场书店贩卖的那种情商。

黛玉的情商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伪情商，就是她刚刚出场时的各种得体。贾母问她读过什么书，“只刚念了《四书》。”等宝玉问她读什么书，她说：“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须认得几个字。”为啥这么说？因为刚才贾母说迎春姐妹“不过是认得两个字，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！”那夫人要留她吃饭，她礼貌地笑道：“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迟去不恭，异日再领。”到了王夫人房间，王夫人让她朝上坐，她估摸那是贾政的位置，再三推辞，王夫人又再三携她上炕，她也就很顺从地坐下了。

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也透着紧张感，晚上黛玉在住处哭了，名义上是因为宝玉砸玉，实际上，也是这一路神经高度紧绷的结果。当年我到上海读书，第一晚，结束了跟新室友的寒暄，忽然就对着黑洞洞的窗外哭了，由此懂了黛玉的心。

这种客气是伪情商，黛玉的情绪并没有处理好，一直淤积在那里，到了绷不住或者说觉得不需要绷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出现雪崩式的坍塌。

她再次正式出场，是周瑞家的奉薛姨妈之命给她送官花，宝玉先把官花拿到手里欣赏，黛玉就他手里看了一眼，问周瑞家的是单送她一人，还是大家都有。

以黛玉之聪明，不可能不知道初来乍到的薛姨妈不会单送她两枝官花的，她心里明明有了答案，还要问周瑞家的，明摆着自找不痛快。

周瑞家的说别人都有了，这两枝是姑娘的了。黛玉几乎是正中下怀地说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

有人考证，从梨香院到黛玉当时住的地方，是最远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考证是否牢靠，但抄近路是人之常情，就算周瑞家的有点势利，也犯不着为了坑黛玉，多花费许多力气。

这时期的黛玉，似乎罹患了“被迫害妄想症”：总有刁民想害朕。与此同时，她还特别争气要强，元春省亲，她安心大展其才，要在夜宴上压倒众人。

那段时间，是黛玉坏情绪的集中爆发期，她特别容易被得罪，一会儿不忿宝钗，一会儿跟湘云闹别扭，宝玉被夹带在其中，很尴尬。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黛玉的情商也没完全掉线，体现为一种让人膜拜的弹性。

比如“探宝钗黛玉半含酸”那一段，宝玉和宝钗的亲昵让黛玉很不满，但她的做法不是生闷气或干脆发飙——这是很多女孩子的常规选择。相反，她伶牙俐齿地奚落宝玉，既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却又像玩笑，不会闹到大家都不高兴。最神来一笔是，宝玉要离开时，丫鬟给他戴斗笠，手脚粗笨了些，被宝玉呵斥，黛玉站在炕沿上，说：“啰嗦什么，过来，我瞧瞧罢。”

“宝玉忙就近前来。黛玉用手整理，轻轻笼住束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，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绁绒簪缨扶起，颤巍巍露于笠外。整理已毕，端详了端详，说道：‘好了，披上斗篷罢。’”

这是不由自主的关心，无形中也宣示了主权，你能想象宝钗这么做吗？不能，这个差别，就是黛玉和宝钗跟宝玉的亲密度的差别，若宝钗对宝玉有点意思，但凡不是个傻子，也该知难而退了。

还有黛玉跟湘云怄气那回，俩人也算闹得天翻地覆的。只因湘云说出小戏子像黛玉，本来就因为贾母大张旗鼓为宝钗过生日，宝玉也赞宝钗无书不知而一肚子不高兴的黛玉，这下子更不高兴了。宝玉赶忙给湘云使个颜色，并不是不敏感的湘云很火大，认为自己看了别人脸色。

宝玉就跟湘云解释：“好妹妹，你错怪了我。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。别人分明知道，不肯说出来，也皆因怕她恼。谁知你不妨头就说了出来，她岂不恼你。我是怕你得罪了她，所以才使眼色。你这会子恼我，不但辜负了我，而且反倒委屈了我。若是别人，哪怕她得罪十个人，与我何干呢？”

这段话啥意思？是说，我在意的不是她，是你，若是别人得罪她，我是不会管的。啧啧，这话说的，真渣男啊。不过，这也是《红楼梦》的妙处，自传体小说有太多男作者想把自己写成金光闪闪的高大全，唯有曹公时时不忘自黑自嘲，以自己皮袍下的小，呈现出最有质感的人性。

偏偏这话被黛玉听到了，自然要闹到不可开交，以为三人的关系要花好一段时间修复，哪想黛玉见宝

玉果断而去，便以寻找袭人为由跑来查看动静。见宝玉写了一首很丧的偈子，带回房去，与湘云同看。这说明什么，说明黛玉和湘云已经和好了，怎样和好的，作者没说，但是就湘云那直脾气，黛玉若没有些和缓的表现，湘云也不大可能就这么收场。

黛玉敏感急躁，却是通情达理的。葬花的前一晚，她去怡红院，晴雯不想起身给她开门，还说是宝玉叮嘱了不要放人进来，黛玉那个伤心啊。但第二天宝玉一解释，她也马上就想到：“是了，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，丧声歪气也是有的。”

宝玉说要问明白是谁，教训她一顿，黛玉说，是该教训，否则得罪了宝姑娘贝姑娘的，事情岂不大了？说完她自己先笑了，并没有不依不饶地追究下去。

黛玉虽然爱闹小脾气，给她个台阶她就会下来的，不给的话，她也会设法找个台阶下。她并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人，就算不高兴，她心里也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，别人是怎么回事，她不会觉得自己永远正确，更不会朝着错误的道路奔到黑。

在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那一回，她对宝钗说：“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误到如今。细细算来，我母亲去世得早，又无姊妹兄弟，我长到了今年十五岁，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。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，我往日见她赞你，我还不受用，昨儿我亲自经过，才知道了。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，我再不轻易放过你的；你竟不介意，反劝我那些话，可知我竟自误了。”

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来的，认错太难，承认嫉妒更加伤自尊，黛玉能够这样跟宝钗道歉，足以说明，对于她来说，真实比面子更重要，她的情商，让她有能力穿越小自我，认识到事情的实质。

对于他人和自身都有了解，管理自我和处理人际关系就不会太困难，黛玉和妙玉的交往也体现了这点。

很多人都不喜欢妙玉，我也是，除了她的文青范看上去很不真实，还因为她有攻击性。当着宝玉和宝钗的面，黛玉不过问了一句，这茶是不是旧年的雨水泡的，妙玉就说，你这么个人，竟是个大俗人，连个水也尝不出来。

但林妹妹并没有着急，只因“知她（妙玉）天性怪癖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”。这情商太高了，她知道妙玉是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自己是什人，妙玉的攻击到不了她身上，走开就是，用不着愤愤然。

可做对比的是李纨，李纨说“我不喜欢妙玉的为人”，可能也曾感觉到妙玉的锋芒，就比黛玉更朝心里去。中秋夜，黛玉和湘云联诗时又遇到妙玉，妙玉请她们去喝茶，黛玉还是欣然前往，与妙玉相谈甚欢，对妙玉的才华赞不绝口。这种心无芥蒂，说明她将自己的情绪处理得很干净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情商。而那种类似于假脸姐妹团的互夸，只是“伪高情商”而已。

所以黛玉在荣国府，人际关系是不坏的。刁钻的晴雯，黛玉也能“待她甚厚”，这里面，可能有一种本能的怜惜。黛玉和袭人也还行，前面提到，黛玉不放心宝玉，以看望袭人的名义到怡红院来，若两人关系平平，这理由就太牵强。宝玉上学时，也叮嘱袭人闷了就去找黛玉顽笑，可见黛玉和袭人不会话不投机。袭人为母亲奔丧，暂离怡红院一段时间，黛玉也记挂着。

至于自我激励，要看怎样理解这个词，并不是成天打鸡血就是自我激励，像黛玉这样追求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，时常反省，时常学习，在我看来也是自我激励。八十回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越来越柔软，也越来越善解人意，从动不动要跟人呛声，到对他人的好，都能领会，对他人的不易，也能体谅，这进步肉眼可见。

相比之下，宝钗更突出的是理性，而不是情商。情绪对她来说是多余之物，需要消灭的，她更想把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里，对别人怎么想，并不感兴趣。所以她虽然高明，宝玉却一度对她很排斥，只和黛玉是知己。黛玉是有情绪也有情思的，有勃发有对抗也有处理，因此汪洋恣肆异彩纷呈，也才见真正的情商。

不能说谁更好，只能说，寻常人如我等，无法彻底地存天理灭人欲，心性上还是跟黛玉更加靠近。这就像读《论语》，看孔子夸颜回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两个“贤哉”，我听到的是五个字：“我就做不到。”

孔子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对于食物的色香味都很讲究，还爱喝酒，因此有了欲望与天理之间的纠结。但正是这样的纠结，让他显得真实亲切，让同样纠结的我们，可以跟随着他学习平衡之道。

黛玉也是如此，跟她学习情商，比跟宝钗学更靠谱。宝钗的情商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，可学的是具体操作，黛玉的处世之道里，有思维的痕迹，让人可以追蹊吸收。

【浮生一笑】

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睡着

□孙道荣

出差，与同事住酒店，第二天早起，同事说，你昨晚睡得好早。可能是因为旅途劳顿，昨晚睡得确实比较沉，但是不是早，或者说，是几点睡着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

到酒店时，已经晚上九点多了，洗漱了一下，就上床了。与同事闲聊了几句，刷了一下朋友圈，就躺下睡了。同事也关了床头灯，躺在被窝里看手机，他去上了一趟厕所，那时候我还没有睡着，他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两口水，我也知道，这说明，直到那一刻，我还没有睡着。之后的事情，就渐渐模糊了，也许就是那时候，我慢慢睡着的吧。但那时候是几点了，我并不清楚，而最后进入梦乡的那一刻，我也无法确定。同事听到我呼吸均匀，没啥动静了，可能就觉得我睡着了，至于我到底是不是那时候睡着了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每天晚上，我们都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？这是个难题。你很清楚，自己是几点钟上床的，也很清楚是几点钟关灯，并将手机放一边的，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你最后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但你无法确定，你是怎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

有人能倒头就睡，他就能很清晰地知道，自己是啥时候睡着的。大多数人不行。大多数人是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思来想去。不知道是第几个翻身，也不知道事情想到了哪一步，忽然困得不行了，就不再想了，然后就迷糊着睡着了。

有人睡不着，数羊。从一数到一百，没睡着；再来一遍，又从一数到一百，还是没睡着，接着数。既不知道是第几轮，也不知道是数到了57，还是数到了89，最后就晕乎乎睡着了。还有更惨的，越数越清醒，看看时间，数了一两个小时，都没能把自己数进梦乡。

照理应该能知道啊，数到什么时候，脑子犯困了，神志不清了，最后一刻记忆短路了，身体和大脑都变空白了，仿佛漂浮起来了，那不就是睡着的时刻吗？

却没那么简单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是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。脑瓜子往下沉一沉，就睡着了；而脑瓜子被什么东西一激灵，就又清醒了。睡着和醒着，是个悖论，醒着你就没有睡着，睡着了你就不可能清醒地知道。而以我自己的经验，很多个晚上，我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地，似睡似醒地，不知不觉地，睡过去的。

失眠是另一种情况，它与你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。失眠是你根本就睡不着，是你为了想入睡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。

幸运的是，虽然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但你终于还是睡着了，总算睡着了，除非你整夜无眠。能睡着，能安稳地睡着，实在是人生的一件大事。

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但一般都能够清晰地知道，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。怕就怕，一个人始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醒着的，或者虽然是醒了，却还与睡着了一样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